

文艺作品选

第七輯



人民公社史

卡塞的怒吼

〔苗族〕 韋昌錄 等著

作家出版社

內容說明

本書是貴州省望謨縣猴場人民公社史的一部份。猴場人民公社是苗族、布依族、漢族雜居的邊遠山區。解放前，反動統治極為殘酷，農民的反抗也很強烈；解放後，在黨的領導下，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變化，欣欣向榮，飛躍前進。這部人民公社史，通過各個歷史時期的若干生活片斷，樸實、生動地反映了巨大變化的歷程。

卡塞的怒吼

〔苗族〕韋昌霖 等著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東總布胡同22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

北京崇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售

*

字數38,000 開本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張2 $\frac{1}{16}$ 插頁2

195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15,000冊

統一書號：10020·1424

定 價：(1)0.13 元

目 次

卡塞的怒吼.....	苗族韋昌祿等口述 曾健剛等記錄整理	(1)
姑娘自由了.....	苗族王文妹口述 陳澤元記錄整理	(40)
協作曲.....	布依族吳玉德口述 張寶書等記錄整理	(51)

卡塞的怒吼

苗族韋昌祿、王老二、王天成、韋老二、
王國珍、王老胖、王老任、王老曼等口述
曾健剛、青樹華、劉昌藩、鄒正國、陳澤
元、姜吉德記錄整理

苗族人民聚居的四大寨，方圓有一百米里。四大寨這名字，是猛沖、猛林、晒瓦和卡塞四個寨子的總稱。其中每個大寨，又是由好幾個小寨子組成的，大地名下各有小地名。除此以外，也還有一些相屬不相連的小寨子，就象大母雞所帶的小雞一樣，散散落落的。

這地方地勢險惡，到處都是高山陡坡，懸岩絕壁。苗族人民就按着他們住家的習慣，把住屋修在那些尖坡陡岩上，修在那太陽一出來就照着的地方。

這件事就發生在卡塞地方。

卡塞在四大寨區域的西南面，組成它的有四個小寨子：高寨、中寨、下寨和卡多。這四個寨子分布在兩座大山上。前三個寨子占着一座山，那是座巍峨險赫的大山脊背；寨名就是根據地勢高下來取的，三個寨子緊緊相連，寨與寨相距不過半里。但是，即使在地勢最低的下寨，離坡腳也還有一千多公尺。站在下寨寨口放眼一望，萬峯起伏，猶如波逐浪涌一般，

从脚底直到天边边上。卡多有二十多户人家，又在另一座大山上，与中寨遥遥相望。兩山之間，尽是乱石陡坡。一道小溪流过山脚。弯弯曲曲，順着山溝槽子，流入了寨子西面的三角河。兩山相距不过一里，喊都喊得答应，但走起来却非常麻烦：从下寨到卡多，須得沿着一条曲折的茅坡小路，轉一个大弯，下到山脚槽子，越过小溪，再往上爬，轉弯繞拐拉長了十来里，快也得走上个把鐘头。兩座大山背后，尽是陡如刀截的断岩峭壁，岩鷹飞不到，山羊也不敢經過这里。卡多左边，有一条小路通布崩、九嶺寨。由下寨向西走，翻过几匹山，就是猛林。从猛林再往前走，就到土皇帝小罗山的狗場壘上了。

小罗山本名罗华祥。不管你背后如何叫他，如果当面用汉話称呼，就非叫他“么老爷”不行。要你喊他一声“么老爷”，实在是他“謙虛”。由于他划地遮天，独霸一方，外地的人，竟有把他当作苗王的。四大寨原是在另一个土皇帝大罗山的手里。一九二五年，就是当地人所說的牛年，他用武力打垮了大罗山，夺得了統治权。大罗山已經是够殘暴的了，他可比大罗山还要超过若干倍。就比起清王朝，比起貴州軍閥和国民党的反动統治，小罗山都有过之無不及。無怪当地人民过去有句俗話：“不怕客家官，就怕小罗山；不怕蔣介石，就怕么老爷！”短短二十多年，当地苗族人民，死在这位王爷手里的不計其数。單是那个吃人的龙洞，就吞下了兩百多条性命，洞底白骨山积，洞边的黃土，已被历年血污浸成了黑色。

龙洞是小罗山杀人的一个特种刑場。洞在他家屋后，深不知底。他家常押有不知犯了他什么法的囚犯，只要他說声“拿去喂我的龙洞”，就会被砍死或活生生丢入洞里。这刑場

有时也当作刑具使用。为了逼錢，他常把人綁起吊入洞口，越放越深，答应給錢时扯起来，不答应就一刀割断索子，真要你的命。

除了这龙洞外，所有皮鞭、枷鎖、牢房等等整治老百姓的刑具，他是应有所有的。他的話就是法律，話無定准，今天可以說哭是犯他的法，明天又可以反过來說，笑才是犯了他的法。曾經有人为放一个屁，被他罰了六十塊小洋^①。他自派捐款，自养兵丁，如果他要出外搶劫女人或同別的土皇帝打仗时，还要逼着所有的人都去給他卖命，他遍种鴉片；四处建倉积粮；他設起小小的兵工厂，專門造枪造彈；总之，他有一切为着巩固他这小天下的設施。

就靠着地势險惡和他这些統治設施，那些年代，連貴州軍閥和国民党的所謂正規部队，也不在他小罗山的眼下，几次派兵打他，都被他撵出来了。大魔头、小魔头，同是魔头，既然吃不下，就干脆联在一起。从此，反动政府就捧他为紳士，把保董、乡長之类的官銜送他，还准他世襲。每个新上任的县老爺，总得先到四大寨拜望一下。連那些从外国来这里傳教的長胡子神父，都要先到他家，吹捧吹捧，說天主最爱的就是他这样的人。

可是，說来好笑。尽管小罗山括尽四大寨的民脂民膏，他自己却吃飯不長肉，狹長臉，尖下巴，一对小眼睛，活象个猴子，尽管他比老虎还要兇惡，他的胆子却又和老鼠差不多。他經常怕人家暗算，不敢輕易出門，活了几十岁，連紫云县城都

① 小洋——一种云南造的銀幣，每个定值五角，又叫“云南半塊”。

沒去过。他把房子修在一座孤孤独独的山頂上，还砌起石牆圍了又圍。其实这也不怪他，他深深知道，四大寨人民並不甘心任他宰割，小小卡塞寨，就能和他对抗三年。这就使他和所有的殘暴統治者一样，不怕別人就是怕自家的老百姓。

卡塞寨农民反抗小罗山的事，开始在羊年，就是一九三一年。

还在馬年（一九三〇年）的农曆七月間，就發生了这么一件事：

农历七月十五，按照苗家習慣，要杀牛宰馬过“小年”，祭奠祖先。沒有牛馬的人家，也得想法割几斤肉。这年的七月十五到了。卡多寨上有个王老楊，杀了一条殘廢牛，在卡多寨上卖，按照一般市价，一塊錢卖八斤。不料，小罗山这天也派人到中寨来杀了一条牛，一塊錢只卖四斤。这样，当然沒有人买他的，直到天黑他的牛肉還沒卖完。王老楊事先並不知道小罗山要来提价卖牛肉的事，等到他知道，時間已晚了，他既不能停止不卖，也不能提到小罗山要的那个价錢。好在肉已不多，只好按原价卖完了事。

第二天，快吃早飯的时候，小罗山的亲信爪牙班九华領着几个兵来了。王老楊心里一跳，赶紧陪着笑臉上前招呼，並且叫他老婆立即打酒办菜，請他們吃飯。班九华等人毫不客气，坐下便吃。等到吃得酒醉肉飽之后，班九华把杯子往桌上一放，站起来說道：“喂！王老楊，么老爷昨天丢了条水牛，派我們来寻查！你胆子倒大，把牛偷来杀了，还把牛皮晾在你屋后面！請你到堂上走一趟吧！”

見到他們来，王老楊就料定要出事；不过，却想不到小罗

山会拿这个罪名来栽他。他又气又急，可却仍然不露声色地说：“好吧，老兄！常言道，‘打失一物，連累千家’。我这条牛倒本来是从火烘寨子牵回来的。既然么老爷丢了牛，疑心我，我一定去当面说明白。不过，大家都沒吃飯，多少吃点再走吧！”說后，他就进屋去添了几碗飯出来，叫大家一起吃。几个傢伙正吃得起勁，王老楊假借添飯的机会，一溜就鑽出后門跑了。等到班九华察覺时，追赶已来不及。

这一下，可惹火了这个狗腿。他一声命令，几个匪兵四出动手，赶走了卡多寨的五十多条黃牛，搶走了衣物、火枪、哨呐等不少东西，还押走了三个人。

王老楊跑出去以后，茅草坡里睡，山洞子里藏，十三天沒敢归屋，只靠摘点野菜野果混肚皮。这天夜里，他实在餓慌了，便悄悄跑回来。来到家門口，剛要喊門，突然一支手从后面抓住了他，原来班九华正帶着几个匪兵埋伏在这里。王老楊的老婆听見响动，開門一看，他丈夫已被五花大綁紮起来了。她撲上前去，被班九华劈胸一脚踢翻在地上。等她醒来，丈夫已被人拉走了。

过了几天，渾身是血的王老楊，被吊在狗場路边一棵大树上，只剩下一口气了。小罗山命令所有赶場的人都来看这“偷牛賊”。好心腸的人不忍心去看，都繞过那里走。

又过了兩天，小罗山把王老楊拖到龙洞口，用鋤刀鋤了头，丢进了龙洞。王老楊死也沒有承認自己是賊。

这事激得卡多寨人人眼紅。王老楊的老婆，守着族中一位哥子王老怀哭的死去活来。王老怀气的臉色發青，眼睛發直，可一时也不知怎么办才好。

卡多寨上的王老怀，是个结实精壮的汉子。他背闊腰直，額寬臉大，一双手有百十斤气力，在哪里一站，就象一座石塔模样。他在这寨上受到許多人的喜爱和尊敬。尊敬他，並不是因为他身材魁梧，会做庄稼，而是因为他心地亮堂，又厚道又公正。在寨上，人們有什么难事，总跑来找他。不管大事小事。姓張姓李，有錢帮錢財，無錢帮气力，他总当作自家的事一样干。他沒讀过書，說起話来却有条有理，句句落实。不管人們有什么扯不清的糾紛，只要他說几句，即使最不講理的橫人也無法再扯：“王老怀都那么講，那还有啥？”不管嚷到哪里都沒人再听。他作事就象鋼釘釘鉄板那样，事前並不輕举妄动，一經認定要办，就崩山塌石也阻止不了他，再吃多大的亏也不后悔。他虽說那时才四十出点年紀，一言一动，可比一般寨老^①还有力量。

王老楊被杀的事，几乎叫他腦壳炸做八塊。可这有什么办法呢？堂弟媳守着他哭，他只好咬着牙安慰她：“等着吧，好好把娃崽拉大！总有一天，我們要跟老楊报仇！”話是这么說，他却並沒有信心，他無法相信自己这一伙子人会把小罗山拔掉一根毛。

他安頓了那孤兒寡妇的生活，又找寨上的老年人們来商量善后。結果还派人去向小罗山求了一趟情，承認抽几条牛

① 寨老——苗家寨子上的自然領袖，一般都是年齡較大的老人。

賠他，才要回了被那班九華奪去的一大部分耕牛。至于一般零碎家什，那就只好自認倒楣了。

羊年到了，這年輪着王老懷當甲長。^① 這個差使可苦壞了他，一要磨腳跑路；二要經常給這家那家墊點錢繳款，弄得他生活一天比一天窘迫。小羅山的捐款，卻又越要越多，越來越密，說不清的名目花樣；再加上韋文科那個煞神爺的加倍勒索，逼得人們簡直緩不過氣來。

韋文科是小羅山的親信爪牙，家住在中寨地方；小羅山派他做保長，專門在這卡塞大寨派捐逼款。這個個子又高又大的傢伙，滿臉橫肉，一身牛勁，要起他那手雙刀來，七八個人都靠不攏他。他有兩個兒子，個個兇神惡煞。特別是他那個大兒子韋老宋，是個吃人不吐骨頭的傢伙。韋老宋長的比他爹還高一頭，無論到哪家都要彎腰勾頭才進得門去，他有兩件不離身的法寶，一支槍、一付紙牌，成天不是玩牌鬧場合，就是拿槍做壞事。除了小羅山的勢力而外，韋文科還仗着他有這樣的好兒子，更是無惡不作。

三月里的一天，班九華又帶着幾個人到韋文科家來了。聽了韋文科的兩句悄悄話，班九華一伙子就趕到卡多寨王老懷家來。王老懷這天不在家。這羣狗腿子問上一聲，說他故意躲避，就把他的兒子王老頌抓走了。

韋文科指着王老頌的鼻子吼道：“趕快把欠款交來！”

王老頌翻着眼說：“你兇啥？二角五分錢嘛，多的我家爹都墊了。他今天不在家……。”

① 這一帶地方，甲長是個苦差，沒人願干，便採用輪當的辦法。

“二角五哇？哼！”章文科一声冷笑，接着就数落起来。“你曉不曉得呀，團轉这样多寨子，就数你們卡多难纏！一次兩次三次，总是流湯滴水，弟兄伙草鞋都不知跑破了多少双！現在不管你那二角五不二角五，連兄弟伙的洋烟伙食加罰款，四十元錢，馬上交清！”

王老頌和他爹一个样，是个最听不得歪歪理的人；只有一点不同，那就是性子躁，沒有他爹那样穩。听得章文科那番話，他不禁稜起眉毛来：“你說好多就是好多？怕你不成！”

章文科气的臉紅头脹。他跌脚大叫道：“这是么老爷的命令，你敢抗拗？給我綑吊起来。”这一說，几个狗腿和他的大小兒子，立即搶步上前，真的把王老頌綑綁起来了。章文科挽起袖子，順手摸了一根酒杯大的柴棍，照着王老頌劈来。唳唳一陣声响，棍子一节节地断下来，远近横飞。王老頌的衣服被棍子扯得稀爛，眉头上划破一条口，鮮血流过眼角、臉龐，一滴滴往下掉。可是，他咬着牙一声不吭，也沒一滴眼泪。

“你拿不拿？”打了一陣之后，章文科又这么問一句。問不出結果，他又打。

突然，王老頌眼珠一亮：“好了，給你吧！我家四十塊錢还有，回去給我爹說，明天晚上給你送来！”

章文科把棍子一丢：“不給你点味道嚐嚐，你不曉得章保長的厉害！去吧，明天不拿，不怕你爷崽們会上天！”

回到家里的王老頌，看到父亲還沒回家，他也等不得第二天，就在这天夜里又回到章文科家去了。不过，他並沒帶錢，却帶的是人。这夜，寨上王老祿、王老福們十几个青年，还有一些布崩、九嶺寨来的亲戚朋友，一共几十个人，拿着火枪、馬

刀、矛子、木棍等等武器，随着王老頌悄悄摸进中寨，把韋文科的房子一圈兒圍了起來。

王老祿是個膽量十足、愛管不平事的青年。這時他把火槍尖子一挑，迎頭冲进大門里，大喊道：“韋保長，還錢來啦！那二角五分錢本是我老祿欠的！如今你要四十塊，就給四十塊，快來拿吧！”

屋子裡靜靜的沒人應聲。

這時，王老頌帶着幾個人跟進了屋子。只見王老祿從側屋裡拉出韋文科的老婆和一個五六歲的孩子來。王老頌上前問道：“你家男人呢？”“他……他……才出……不久。”“你那些兒子呢？”“和和和……和班九華們上那里去了。”這婆娘吓得說話打疙瘩，渾身象篩糠樣。

大家又四處尋找了一遍，沒有找着。王老頌摸着自己身上的傷，一時性起，乒乒乓乓，一口氣將韋文科家的鍋兒頂罐打個稀爛。此後，大家就帶着韋文科的老婆和孩子，回到卡多寨來。

原來，這天晚上，韋文科去到後坡拉屎，剛爬上山，就見一羣人圍了他家屋子。他吓得提起褲子就連夜趕到他的么老爺家報警去了。後來，他對人說：“那晚，幸得我的命大！遲一步就沒命了！”

這天，王老懷有事到一個遠處的戚親家去了。他深夜回家的時候，王老頌們也回來了，屋裡屋外坐滿了寨子上的人。聽了這事原委，他足足坐在凳子上默了頓把飯時候，才一拍大腿對着眾人說：“好吧，我們不要象老楊那樣等着進龍洞，就死也要拼個值得。”

接着，他就往下細講，說这回是把小罗山惹翻了，就这样松松散散，馬里馬虎，可不行。唯一的出路，只有扭成一条心和他干。

“干！”王老祿桌子上一拳，震得灯光閃跳了几寸高。很多的人同声响应。

王老怀点头說：“干，那就要有干的办法，我們大家商量一下子吧！”

商量結果，最急要的就是修理寨牆。好在夜里月亮，登时全寨老小都动起来了，砍的砍树枝，割的割刺芭，抬的抬石头，負責筑补的專門筑补，到第二天下午，四周寨牆已补好了；牆外还圍上了一層厚厚的刺芭；每个寨門脚，都堆上了几大堆石头瓦塊。此外就是集中分配刀枪棍棒；並在每个朝門和高坡上輪流放哨，严密防守。

果然，第三天中午，韋文科父子和班九华就帶着百多人来了。他們圍住寨子，口口声声要把王老怀、王老祿們一家一家的斬尽杀絕。王老頌提着一把亮晃晃的馬刀站在寨門口答話說：“韋文科，我爹教訓我，冤有头，債有主，本来不該捉你的老婆、孩子来出气。不过你这傢伙动輒就要杀人全家。那好，我也只好不同瘋狗講理了。你敢走进一步，敢放一枪，我就杀了你的老婆、孩子，再去向我爹認錯！”說着，噹噹一声，他手里的馬刀击在門边石礎上，翻起一道耀眼的寒光。

韋文科一下子吓成了啞巴。不一会，他就領着人馬夾起尾巴回去了。

又过了几天，韋文科派人帶了三十塊錢来向王老怀求情賠罪。說以前錯了；說今后再不敢欺負卡多的人，再不敢走

进卡多一步了；說送上三十塊費心錢，務請收下；总之，求个寬宏大量，希望放掉他的老婆和孩子。

要按王老頌和一些年青人的意見，最好是扣着那兩老小來“保險”；一些好心腸的老人們，却主張冤家宜解不宜結。王老懷呢，他本來就認為不應該抓那與事無關的家里人，這一來，當然是一定要放了。至于說是这样就解了韋文科的冤，他却認為那是看錯了人：“別人賺差不多，他韋文科哇，只要人一回去，會干得更兇更狠！不過，管他怎樣，不該做的事我們還是不做！”說后他就把韋文科的老婆叫來吩咐說：“你們回去吧！你家送來的三十塊錢我不收，你們帶回去！請你給你家韋文科說：他如果要打卡多，就請他來吧，我們等着他哩！”

把人放走以後，王老懷又重新佈置了防禦；並一再告誡大家，千萬要小心，不能大意。

三

果然不出王老懷所料，七八天後就來了一場猛烈的戰鬥。

這天夜里，王老祿在西邊寨門放哨。一連幾天平安無事，使他不免有些松懈，夜一深就打起瞌睡來了。突然，他聽到有腳步聲，一驚醒來，只見幾條黑影已竄到寨牆腳下。他立即瞄着黑影轟地一槍，拉開喉嚨就喊：“大家快起來哟，小羅山的兵來了！”

一剎時，人喊馬嘶，鷄啼狗吠；寨內寨外都砰砰碰碰打起槍來，四處一片喊殺聲。真也迅速，小羅山的兵剛接近寨牆，守寨的人也趕上各個寨門了。婦女們，有孩子的多往後山尋

找隱蔽的地方；沒的就来帮忙守寨。

西寨門上的王老祿，放上一槍，喊了兩聲之后，突然眼前一亮，牆外燃起了一團火。他仔細看去，原来有个人抱着一根綁有大捆茅草的竹竿，那茅草被点着了，迎着夜風呼呼地燃着。那人飞跑几步，把这火球向屋簷边伸上来，原来是想燒房子哩。王老祿一見不好，想干他一槍，槍里還沒来得及裝藥，有个人提着火槍来了，是王老任。王老祿大喊道：“快呀，二叔，打燒房子那个！”轟的一槍，竹杆縮了一下；可是很快又伸了过来——沒有打中。这时王老祿的火槍已裝好火藥。他仔細瞄準又給上一槍；中了，那人把竹竿一丟，連人帶火撲哩噼噹滾下了山溝。

一时在火光下面，他們並未看清中槍那个人的面孔。后来才曉得，那竟是班九华，而且正打在他胸脯上。只是可惜得很，那一槍，由于藥沒裝足，勁頭不大，加上那傢伙腰間拴有根子彈帶，一顆最大的鉄砂子中在一个子彈夾上，連夾子都打起了个小槽，却沒挨着皮肉。这样，打进皮肉的只是些小鉄砂，才保住了他的狗命。

这时，寨牆外槍聲更密，喊聲也更大了。寨里，各个門上的防禦力量已經穩定下来。王老怀还專抽几个人帶着游动接应，哪里打得兇，就赶到哪里。每到一处，他都給大家打气壯胆；还关照少打槍，多打石头，节省火藥。

東方剛剛泛白，寨外打起冲鋒来了。連坡半腰那些匪兵，也張着咀、喘着气、一步一拱腰地往上爬。王老怀看得分明，馬上通知叫大家准备好，等近些才打。看看逼近了，寨里一声喊起，十八条火槍，一支單針^①，一齐开火，火藥砂子与彈头齐

出；接着，磨盤大、碗口大的各種石頭，轟轟隆隆滾打下山。眨眼間，隨着一陣喊爹叫娘的哼叫，匪兵退下去了。王老祿高喊起來：“韋文科，咋個歡迎你你都不進來呀？這裡好多錢嘍，快來拿吧！”

眾人齊聲笑罵起來，從韋文科一直罵到小羅山身上。

太陽出來了，升高了，匪兵沒敢反攻，也沒離開山溝。寨里飄起炊煙，有人回家燒水煮飯了。戰鬥的人們就在朝門邊坐下，邊抽煙邊擺談，說說笑笑，就和做活路歇氣時的情況差不多。王老懷悶着抽了一支煙，就找王老祿們幾個人來商量，匪兵沒走，他知道他們是在打再次反撲的主意。

中午過點，突然一陣槍響，喊聲震天，匪兵真的又開始反攻了。這次來勢相當兇。衝在前面那個傢伙，身材有韋老宋那麼高大，滿腦殼黃頭髮，連胡子、眉毛都是黃的。這人就是有名的“黃毛”——小羅山手下一條兇惡的走狗。這黃毛，他的真姓名很少人知道，卻沒人不知道他的厲害。他槍法又准，心又狠毒，“死”字臨頭他也要硬衝，完全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強盜。

這次衝鋒又是他領頭，韋老宋們一大羣人緊緊跟在後面。他們邊衝邊喊邊放槍，活象一羣瘋狗。

王老懷們向下一看，倒並沒被這個陣仗吓住。可是，另一個情況卻把他們氣呆了。原來，跟着衝到山腰的，有不少是中寨、下寨的人。這怎能叫人不生氣呢？不是親朋也是寨鄰，平素無仇無冤，不來相幫抵抗小羅山也罷，卻反幫助小羅山來打

① 單針——一種只能裝一顆子彈的步槍。

寨，真是豈有此理！

其实，这是小罗山的兒子罗政荣用的一条毒計。原来，出事之后，小罗山就逼着卡塞高、中、下寨的人跟着帮他打卡多。高、中、下三寨的人不愿意，罗政荣就想出个办法，叫黄毛、韋文科用武力抓来二、三十个与卡多沾亲帶故的人，夾在他那些匪兵里打头陣。这样，一来会挑起寨与寨之間的矛盾；二来也可能使卡多的人不好开枪，好撲寨子。

真的，王老怀們再仔細一看，發現中、下寨那些人大都沒拿武器，心里馬上明白了。略一迟疑，来势兇猛的黄毛一伙已逼近了寨門，危急万分！……正在这时，突然間，从寨子西北面山头上冲下来五六十人，有的拿枪，有的拿刀，吶喊着直向小罗山队伍冲去。原来是布崩、九嶺寨的援兵到了。王老怀心里一喜，来不及寻思这支人馬是誰請来的，拳头一揮，喊一声“冲”，便帶着人杀出朝門去了。这一兩面夾攻，打得匪兵們象見了猫的老鼠样，滾山的滾山，鑽林的鑽林，气焰馬上踢了下去。

小罗山的兒子罗政荣，这时也在对門中寨寨边山头上站着。見他的队伍潰敗，揮着短枪边放边喊：“不准跑，哪个跑就打死哪个！”接着他就下命令給他身边那几个狗腿，叫拿步枪封住对面山脚一帶，断掉退路。对山上敗兵羣中的黄毛，这时也逞起兇橫来。他举枪朝着一羣退兵威胁着：“給我冲轉去！冲！他們沒火药了！”

这点可叫黄毛看准了，布崩、九嶺寨的人都沒打过仗，沒經驗，上陣就是一陣猛打，一下子就把火药打光了。当黄毛領着人反撲轉来的时候，他們只好往卡多寨里退兵；卡多的人只